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繫辭上傳

本義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

論一經

之附。而自分上下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

文。繫辭

條貫義理。別自為卷。總曰繫辭。分為上下二篇。

○朱子語類云。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易之括例。又云。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

易以及

造化。不出此理。○胡氏一桂曰。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

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

以別之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本義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

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集**

說

韓氏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象況日月

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縣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蘇氏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朱子語類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又云。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作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若把下面一句說作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蔡氏清曰。此一節。是夫子從有易之後。而追論夫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剛

柔有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要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模寫出耳。○又曰。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卑高。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又曰。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固昭然不易也。以萬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類。其卑高。亦昭然可覩也。

案

此節是說作易源頭。總涵乾坤六子在內。蓋天尊地

卑。是天地定位也。卑高以陳。則兼山澤等皆是。天動地靜。山靜水動。固有常矣。然雖至於有精氣而無形質之物。其聚散作息。亦有時。其流止晦明。亦有度。則又兼雷風水火等皆是。類聚羣分。總上通言之。在天有方焉。春夏秋冬。應乎南北東西者是也。其生殺之氣。則以類聚。在地有物焉。高下燥濕。別爲浮沈升降者是也。其清濁之品。則以羣分。以上皆言造化之體。至於天之象。地之形。其陰陽互根。則交易者也。其陰陽迭運。則變易者也。此三句。又因體及用。以起下文之意。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

十

集說

韓氏伯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

摩。夏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

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

盪。那六十四卦出來。○吳氏澄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

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

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

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為八卦。八卦為六十四

卦

也。

案此節雖切畫卦言之。然是天地閒自有此理。蓋相摩

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雷與風

交是也。相盪者。以一交八。如天與地交矣。而與水火山澤雷風無不交。地與天交矣。而亦與水火山澤雷風無不交之類是也。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體象之。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

此變化之成象者。

集說

孔氏穎達曰。重明上變化見矣。及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事。八卦既

相推盪。各有功之所用也。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為寒。一節為暑。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張氏浚曰。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丘氏富國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吳氏澄曰。章首但言乾坤。

蓋舉父母以包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總之以乾坤也。震爲雷。離爲電。震卽電也。春秋穀梁傳曰。震者何。雷也。電者何。霆也。巽爲風。坎爲雨。義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風而雨。故通言潤。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巽次以兌者。日之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也。邵子曰。日爲暑。月爲寒。書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義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天地父

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卽是一個氣都透了。○又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

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吳氏澄曰。乾成男者。父道也。坤成女者。母道也。左起震。歷離。歷兌。而終於乾。右起巽。歷坎。歷艮。以終於坤。故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句。總之於後也。○何氏楷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於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是又因變化而溯原於乾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

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

集說

胡氏瑗曰。乾言知。

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坤言作者。蓋乾之生物。起於無形。未有營作。坤能承於天氣。已成之物。事可營為。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朱子語類云。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柴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

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爲之。○吳氏澄曰。上言八卦而總之以乾坤。此又接成男成女二句。而專言乾坤也。乾男爲父者。以其始物也。始謂始其氣也。坤女爲母者。以其成物也。成謂成其質也。知者主之。而無心也。作者爲之。而有迹也。
案自鼓之以雷霆至此二句。當總爲一段。六子分生成之職。乾坤專生成之功也。下文則就功化而推原於易簡。自爲一段。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本義

乾健而動。卽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

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集說

虞氏翻曰。乾縣象著明。坤陰陽動闢。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韓氏伯曰。

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楊氏
 萬里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無際。而乾坤之德。實
 至要而不繁也。○朱子語類問。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
 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
 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都是私意。所以
 不能簡易。○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若以學者分上言。
 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
 然。乾之易。知之事也。坤之簡。行之事也。○吳氏澄曰。易
 簡者。以乾坤之理言。始物者。乾之所知。然乾之性健。其
 知也。宰物而不勞心。故易而不難。成物者。坤之所作。然
 坤之性順。其作也。從陽而不造事。故簡而不繁。此乾坤
 皆指天地而易之乾坤二卦象之者也。○張氏振淵曰。
 乾知大始。似乎甚難矣。坤作成物。似乎甚煩矣。乃乾坤
 則以易知以簡能耳。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也。○吳氏
 曰。慎曰。乾健體而動用。故易。坤順體而靜用。故簡。動靜
 以陰陽之分言。然乾知大始而事付於坤。則始動而終

靜。坤從乎陽而作成物。則始靜而終動。又乾知坤能。皆用之動也。乾易坤簡。皆體之靜也。又四德坤承乎乾。元亨皆動。利貞皆靜。不可專以動屬乾。以靜屬坤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集說

范氏長生曰。以其易知。故

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孔氏穎達曰。初始無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易謂易略。無所造爲。以此爲知。故曰乾以易知。簡謂簡省。不須繁勞。以此爲能。故曰坤以簡能。若於物艱難。則不可以知。若於事繁勞。則不可能也。易知則有親者。性意易知。心無險難。則相和親。易從則有功者。於事易從。不有繁勞。其功易就。有親則可久者。物既和親。無相殘害。故可久也。有功則可大者。事業有功。則積漸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者。使物長久。是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者。功業既大。則是賢人事業。○蘇氏軾曰。簡易者。一之謂也。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朱子語類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唯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

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唯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人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作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作事處。○林氏希元曰。易簡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於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無險阻而謂之易。無煩擾而謂之簡。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易簡之說也。○趙氏光大曰。易從則有功。有功不是人來助我作事。是我能使人如此。便是我之功。其中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本義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

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

集說

孔氏穎達曰。聖人能行天

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朱子語

類云。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鄭氏

維嶽曰。易簡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則爲簡。○何

氏楷曰。乾坤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易簡者。乾坤之

所以知始而作成者也。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則所知皆

性分所固有。無一豪人欲之艱深。豈不易知。人之所能

如坤之簡。則所能皆職分之當爲。無一豪人欲之紛擾。

豈不易從。易知則不遠人。以爲道。故有親。易從則夫婦

皆可與能。故有功。有親則有人。傳繼其心。千百世上下。

心同理同也。故可久。有功則有人。擴充其事。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也。故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與天同其悠久。

矣。可大則賢人之業。與地同其廣大矣。所以然者。則以

我之易簡與乾坤之易簡同原故也。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一易簡之理焉。盡之所謂天下之公理也。得天下之公理以成久大之德業。則是天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與天地參而爲三矣。

總論

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迹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

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張氏振淵曰。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易簡即在人身。學者求易於天地。又求天地之易於吾身。則易在是矣。通章之意。總是論易書之作。無非發明乾坤之理。要人爲聖賢以與天地參耳。○何氏楷曰。此一章乃孔子首明易始乾坤之理。至第二章設卦觀象方

言易。

天地卑高動靜方物象形。造化之實體也。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易卦之定名也。因造化之實體起易卦之定名。故自造化之體立而卦之理具矣。體立則用必行焉。是故剛柔則一與一相摩。八卦則一與八相盪。造化之情。所以交而不離也。畫卦之序。蓋象此也。雷霆者震離。風雨者巽坎。暑以說物者兌。寒以止物者艮。成男而職大始者乾。成女而職成物者坤。造化之機。所以變而無窮也。建圖之位。蓋象此也。然而造化之理。則一以

易簡為歸。心一而不貳。故易也。事順而無為。故簡也。天地之盛德大業。易簡而已矣。賢人之進德脩業。聖人之崇德廣業。亦惟易簡而已矣。設卦繫辭。所以順性命之理者。此也。諸儒言易有四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易簡也。故天尊地卑一節。言不易者也。剛柔相摩二句。言交易者也。鼓以雷霆至坤作成物。言變易者也。乾以易知以下。言易簡者也。易道之本原盡乎此。故為繫傳之首章焉。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本義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設之卦象。則有吉

有凶。故下文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是施設其卦。有此諸象也。此設卦觀象。總為下而言。卦象爻象。有吉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屬吉凶之文。辭於卦爻之下。而

顯明此卦爻吉凶也。案吉凶之外。猶有悔吝憂虞。舉吉凶則包之。○朱氏震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自伏羲至於文王一也。聖人憂患後世。懼觀者智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吉凶明告之。○朱子語類云。易當初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作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卜筮。如何明吉凶。○王氏申子曰。易之初也。有象而未有卦。及八卦既設。而象寓焉。及八重而六十四。聖人又觀是卦。有如是之象。則繫之以如是之辭。蓋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見也。明吉凶者。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陰陽奇耦。相交相錯。順則吉。逆則凶。當則吉。否則凶。因其順逆。當否。而繫之辭。吉凶明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集說

張氏振淵曰剛柔相推之中或當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聖人之所觀觀此也聖人

之所明明此也蓋吉凶悔吝雖繫於辭而其原實起於變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

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閒悔自凶而趨吉吝

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

集說

虞氏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

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干氏寶曰憂虞未至於失得

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大小故辭有緩急各象其意也

○朱子語類云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

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閒便安意肆志。必至作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云。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作出事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又云。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趙氏王泉曰。吉卽順理而得之象也。凶卽逆理而失之象也。悔卽旣失之後困於心。衡於慮。而爲憂之象也。吝卽未失之先。狃於安溺於樂。而爲虞之象也。○何氏楷曰。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上文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本義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

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

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

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

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說

韓氏伯曰。始總言吉凶變化。而下別明悔吝晝夜者。悔吝則吉凶之類。晝夜亦變化之道。○孔氏穎達曰。

六爻遞相推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

蔡氏淵曰。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無常。乃太

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

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吳氏澄曰。吉凶悔吝象

人事之失得憂虞變化剛柔象天地陰陽之晝夜進退是六爻兼有天地人之道也。○胡氏炳文曰。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俞氏琰曰。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何氏楷曰。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六爻之動二句。推言變化之故。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本義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集說

孔氏穎達曰。若居在乾之初九而安。

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以所居而安者。由觀易位之次序也。○王氏宗傳曰。所謂易之序者。

消息盈虛之有其時是也。居之而安則盛行不加窮居
不損而與易爲一矣。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
命是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爲一
矣。○朱子語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
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則
靜對動而言。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
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
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
有契於心則自然樂。○俞氏琰曰居以位言安謂安其
分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
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

易之

集說

虞氏翻曰。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事。占也。○朱子語類問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

事

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如何。占得。必

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蔡氏淵曰。觀象

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

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

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王氏申子曰。平

居無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

故。及動而應事。觀卦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

吝之幾。故有不動。動無不吉也。○胡氏炳文曰。天地閒

剛柔變化。無一時閒。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

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易

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學易之功也。○俞氏琰曰。

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如莊子云。在師之臨。謂

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前章言天地成象成形。簡易之德。明乾坤之大旨。此章明聖人設卦觀象。爻辭吉凶。悔吝之細別。程子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通其意。觀變玩占。而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何氏楷曰。上章言造化自然之易。為作易之本。此章乃言作易之旨。

案上章雖言作易之原本。然實以明在造化者。無非自然之易書。故先儒以為畫前之易者。此也。此章乃備言

作易學易之事。蓋承上章言之。而為後諸章之綱也。設卦觀象。先天之聖人也。繫辭而明吉凶。後天之聖人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申言設卦觀象之事。所象者。或為人事之失得。憂虞。或為天道之進退晝夜。極而至於天地人之至理。莫不包涵統具於其中。此辭所由繫而占所由生也。居而安者。以身驗之。樂而玩者。以心體之。在平時則為觀象玩辭之功。在臨事則為觀變玩占之用。此所謂奉明命以周旋。述天理而時措者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學易之效。至於如此。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本義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

集說

虞氏

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畫。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項氏安世曰。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

也。爻辭所言之變。卽下文所謂位也。○張氏振淵曰。易有實理而無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易有定理而無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

此卦爻辭之通例。

集說

崔氏憬曰。繫辭著悔吝之言。則異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楊氏萬里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咎之有。○蔡氏淵曰。

吉凶悔吝无咎。卽卦與爻之斷辭也。失得者。事之已成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能致得失者也。善補過者。先本有咎。脩之則可免咎也。○胡氏炳文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張氏振淵曰。失得。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說。小疵兼兩意向於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則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吝。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本義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集說

王氏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

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張氏浚曰。卦之所設。本乎陰陽。陰小陽大。體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時爲正。

陽得位則陽用事。陰得位則陰用事。小大之理。至卦而齊。○朱子語類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王氏申子曰。列分也。陽貴陰賤。上貴下賤。亦有貴而无位。有位而在下者。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位者。六爻之位也。齊均也。陽大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爲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爲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得時爲主。則均也。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者。全卦之體也。辨明也。辨一卦一爻之吉凶者。辭也。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

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集說

虞氏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

存乎悔也。○韓氏伯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程子曰。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此。○朱子語類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丘氏富國曰。此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咎說。旣欲人於悔吝上著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蓋人知悔。則以善補過。而无咎。雖未至吉。亦不至凶也。若又於悔吝之介憂之。則但有吉而已。所謂幾者動之微。而吉之先見者也。併悔吝亦皆無矣。○吳氏澄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覆說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存乎卦。覆說彖者言乎象。分辨吉凶。存乎彖爻之辭。覆說言乎其失得也。悔吝介乎吉凶之閒。憂其介。則趨於吉。不趨於凶矣。

覆說言乎其小疵也。震者動心戒懼之謂。有咎而能戒懼。則能改悔所為。而可以无咎。覆說善補過也。○趙氏玉泉曰。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本義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集說

朱子語類云。卦有

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小卦辭險。即此可見。○項氏安世曰。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潘氏夢旂曰。卦有小有大。隨其

補過之心。而

集說

虞氏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可以无咎矣。之。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

存乎悔也。○韓氏伯曰。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

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程子曰。以悔

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此。○朱子

語類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

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

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

吝矣。曰。然。○丘氏富國曰。此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

咎說。既欲人於悔吝上著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蓋人

知悔。則以善補過。而无咎。雖未至吉。亦不至凶也。若又

於悔吝之介憂之。則但有吉而已。所謂幾者動之微。而

吉之先見者也。併悔吝亦皆無矣。○吳氏澄曰。列貴賤

者存乎位。覆說爻者言乎變。齊小大者存乎卦。覆說象

者言乎象。分辨吉凶。存乎象。爻之辭。覆說言乎其失得

也。悔吝介乎吉凶之間。憂其介。則趨於吉。不趨於凶矣。

覆說言乎其小疵也。震者動心戒懼之謂。有咎而能戒懼則能改悔所為而可以无咎。覆說善補過也。○趙氏玉泉曰。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憂盱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本義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集說

朱子語類云。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

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所以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項氏安世曰。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其材之大小。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之知所適從也。○潘氏夢旂曰。卦有小有大。隨其

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吳氏澄曰。上文有貴賤小大。此獨再提卦有小大。蓋卦象爲諸辭之總也。○蔡氏清曰。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

案此章申第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節之義。首言彖爻者。吉凶悔吝之辭。彖爻皆有之也。吉凶則已著。故直言其失得而已。悔吝則猶微。故必推言其小疵也。至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者。不圖吉利。求免罪愆之名也。其道至大。而貫乎吉凶悔吝之間。故易之中有曰吉无咎者。有曰凶无咎者。有曰吝无咎者。然其機皆在於悔。蓋惟能悔。則吉而不狃於安也。凶而能動於困也。吝而不包其羞也。是故易辭之教人也。於吉凶辨之而已。於悔吝也。則憂之。謹其幾也。憂之不已。又從而震之。曰誠能去吝而悔。不徒悔而補過。則可以无咎矣。夫不貳

過而无祇悔者。至也。衆人不貴无悔而貴能悔。爲其爲改過遷善之路也。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道。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本義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

集

說

韓氏伯曰。作易以準天地。○孔氏穎達曰。言聖人作

易與天地相準。謂準擬天地。則乾健以法天。坤順以法地之類是也。○蘇氏軾曰。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王氏宗傳曰。天地之道。卽下文所謂一陰一陽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於始終。則爲生死。見於物變。則爲鬼神。○朱子語類云。凡天地閒之物。無非天地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

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而非綸。則空踈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胡氏炳文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萬爲一。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

圖此下三節。朱子分爲窮理盡性至命者。極確。然須知非有易以後。聖人方用易以窮之。盡之。至之。易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聖人全體易理。故言易窮理盡性至命。卽是言聖人也。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三句。當爲三節。冠首。第二第三節。不言易者。蒙第一節文義。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

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

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

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

集說

散而爲變。韓氏伯曰。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

鬼之歸也。

者。始終之數也。程子曰。原始則足以

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

蘇氏軾曰。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

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朱子語

類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

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

之有。知彼之無。又云。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

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陳氏淳曰。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爲徒。○又曰。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真氏德秀曰。人之生。精與氣合。精屬陰。氣屬陽。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知識。身之能舉動。勇決。此之謂魂。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胡氏炳文

曰。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窮理之事也。○林氏希元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在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爲聖人窮理盡性之書爾。非聖人真箇即易而後窮理盡性也。○鄭氏維嶽曰。原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即反其所以終全而歸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

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伯曰。德合天地。故曰相似。○朱子語類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又云。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又云。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胡氏炳文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似卽準也。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俞氏琰曰。與天地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此相似也。

集說

韓氏

知周萬物。義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而不
過。義合於仁也。旁行汎應。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
正之則而不流。仁合於義也。樂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
達乎命而不憂。安於所處。故所行者益篤。根於性而能
愛。所謂樂天之志。憂世之誠。並行不悖者。乃仁義合
德之至也。若以旁行為知。亦可。但恐於行字稍礙。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
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
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卽幽明死生鬼神
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
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
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集說

韓氏伯曰。方體者。皆係
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

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孔氏穎達曰。範。謂模範。圍。謂周圍。言聖人所爲所作。模範周圍天地之化。○又曰。凡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者神則不見其處所云爲。是无方也。二則周游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則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亦是无體也。○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朱子語類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又云。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蔡氏清曰。神无方。易无體。獨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林氏希元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蓋幽明死生鬼神。其理相爲循環。晝夜之道也。聖人

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與之相默契。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云爾。○又曰。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箇神易。易則模寫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姜氏寶曰。晝夜之道。乃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聖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徹乎其蘊。又不但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而已也。○江氏盈科曰。上說道濟天下。敦仁能愛。此則萬物盡屬其曲成。上說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則晝夜盡屬其通知。

案準是準則之。相似是與之合德。範圍則造化在其規模之內。蓋一節深一節也。萬物者。天地之化之迹也。曲成者。能盡其性。而物我聯爲一體也。晝夜者。天地之化之機也。通知者。洞見原本。而隱顯貫爲一條也。易者。化之運用。神者。化之主宰。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運用不可以形體拘。易之道。能範圍之。則所謂窮

神知化者也。而神化在易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義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集說

邵子曰。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

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程子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朱子語類云。理則一而已。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

以明道之全體也。

案

一陰一陽兼對立與迭運二義對立者。天地日月之類是也。卽前章所謂剛柔也。迭運者。寒暑往來之類是

也。即前章所謂變化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

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

集說

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楊氏時曰。繼之者善。無閒也。成之者性。無虧

也。○朱子語類云。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

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又云。繼是接續不息之

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又云。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

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

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

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作人物之性得。○又云。這箇理在天地閒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性便是善。○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項氏安世曰。道之所生。無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熊氏良輔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善之繼也。元者善之長。善卽元也。人物得所稟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謂道。則性卽道也。○潘氏士藻曰。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閒。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無不同。

案

聖人用繼字極精確。不可忽過。此繼字。猶人子所謂繼體。所謂繼志。蓋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於人。而人受之。猶孝經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謂之付。則主於天地而言。謂之受。則主於人而言。惟

謂之繼。則見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與受兩義皆在其中矣。天付於人。而人受之。其理既無不善。則人之所以爲性者。亦豈有不善哉。故孟子之道性善者。本此也。然是理既具於人物之身。則其根原雖無不善。而其末流區以別矣。如下文所云。仁知百姓者。皆局於所受之偏。而不能完其所付之全。故程朱之言氣質者。亦本此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惟繫傳此語。爲言性與天道之至。後之論性者。折中於夫子。則可以息諸子之焚。焚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本義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

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集說

韓氏伯曰。君子體道以爲用。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程子

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王氏宗傳曰。仁者知者。鮮克全之。百姓之愚。鮮克知之。此豈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與非也。蓋在限量。使然爾。君子之道。烏得而不鮮。與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朱子語類云。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胡氏炳文曰。在造物者。

方發而賦於物。其理無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之性。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保氏八曰。仁者。見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則止。謂之為仁。知者。見其有知周天下之理。則止。謂之為知。是局於一偏矣。百姓終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知者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本義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集說

孔氏穎達曰。顯諸仁者。顯見仁功。衣被萬物。藏諸用者。潛藏功用。不

使物知。○王氏凱冲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爲。藏諸用也。○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無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朱子語類云。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吳氏澄曰。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爲夏長之亨。此仁顯見而發達於外。長物之所顯者。生物之仁也。故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爲冬藏之貞。此用藏伏而歸復於內。閉物之所藏者。收物之用也。故曰

藏諸用。二氣運行於四時之間。鼓動萬物。而生長收閉之。天地無心。而造化自然。非如聖人之於民。有所憂而治之。教之也。仁之顯而生長者。為德之盛。用之藏而收閉者。為業之大。其顯者流行不息。其藏者充塞無間。此所謂易簡之善。極其至者。故贊之曰至矣哉。○胡氏炳文曰。在聖人者。則曰仁與知。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俞氏琰曰。仁本藏於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如春夏之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於外者也。藏諸用。則自外而內。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顯之用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集說

王氏凱冲曰。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

息。故曰日新。○吳氏澄曰。生物之仁。及夏而日長。日盛。故曰日新。收物之用。至冬而包括無餘。故曰富有。○胡

氏炳文曰。富有者。無物不有。而無一豪之虧欠。日新者。無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生生之謂易。

本義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集說

蔡氏淵曰。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

公言。公事有陰。

集說

與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同

陽。意蓋如此。

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張氏振淵曰。成象二條。本生生之謂易。來舉乾坤。見天地閒無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用閒無事而非陰陽之生。○谷氏家杰曰。生生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卽有數。陰陽消息。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通數之變。亦易變也。變不與時偕極。通之卽成天下之事。○徐氏在漢曰。一陰一陽。無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

集說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朱子語類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

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丘氏富國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唯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梁氏寅曰。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蓋神之所爲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者。卽不測之謂也。无體者。卽生生之謂也。若爲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蔡氏清曰。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體也。物兩體也。

總論

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神无方易无

體。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不測謂神。

案程氏以此為申說上章極是。然只舉其首尾。天地之道。及神易兩端而已。須知繼善成性。見仁見知。即是申說。與天地相似一節意。顯仁藏用。盛德大業。即是申說。範圍天地之化一節意。見仁見知之偏。所以見知仁合德者之全也。顯為晝。藏為夜。鼓萬物而無憂。所以見通知晝夜曲成萬物以作易者之有憂患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本義

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案遠近是橫說。天地之間是直說。理極於無外。故曰遠。性具於一身。故曰近。命者自天而人。徹上徹下。故曰天。

地之間不禦者所謂彌綸也。靜正者所謂相似也。備者所謂範圍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

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穎達曰。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無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靜如此。故能大生焉。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於物焉。○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

集說

孔氏

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語類云。天是一箇渾
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
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大生。是
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濶。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
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翕。闢則闢。此奇
耦之形也。○又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
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乾畫奇。
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吳氏澄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乎此。闢。
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胡氏炳文曰。乾惟健。故一
以施。坤惟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
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
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
言而曰廣。○林氏希元曰。此推易之所以廣大也。乾坤
萬物之父母也。乾坤各有性氣。皆有動靜。乾之性氣。其
靜也。專一而不他。惟其專一而不他。則其動也。直遂而

無屈撓。惟直遂而無屈撓。則其性氣之發。四方八表。無一不到。而規模極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氣。其靜也翕合而不洩。惟其翕合而不洩。則其動也開闢而無閉拒。惟其開闢而無閉拒。則乾氣到處。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極其廣矣。故曰廣生焉。乾坤卽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模寫乎此。不可以本文廣大作易書。

案此節是承上節廣矣大矣。而推言天地之所以廣大者。一由於易簡。故下節遂言易書廣大配天地。而結歸於易簡也。靜專動直。是豪無私曲。形容易字最盡。靜翕動闢。是豪無作爲。形容簡字最盡。易在直處見。坦白而無艱險之謂也。其本則從專中來。簡在闢處見。開通而無阻塞之謂也。其本則從翕中來。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

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

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

集說

孔氏

穎達曰。初章易為賢人之德。簡為賢人之業。今總云至德者。對則德業別。散則業由德而來。俱為德也。○吳氏澄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亦猶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即天地。猶易之六子即乾坤也。易之廣大變通陰陽皆易簡之善為之主宰。而天地之至德亦此易簡之善而已。是易書易簡之善配乎天地之至德也。

案

此上三章申變化者進退之象一節之義。首言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所謂幽明死生神鬼之理。即進退晝夜之機也。次言易與天地相似。而所謂仁義之性。即三極之道也。又言易能範圍天地之化。蓋以其贊天地之

化育而又知天地之化育。則三極之道。進退晝夜之機。一以貫之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神化之事。備此易之蘊也。既乃一一申明之。所謂天地之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所謂天地之性者。一仁一智之謂也。所謂天地之化者。一顯一藏。以鼓萬物之謂也。所謂易无體者。生之謂也。著於乾坤。形乎占事者。皆是。而所謂神无方者。則陰陽不測之謂也。終乃總而極贊之。謂易之窮理也。遠不禦。其盡性也。靜而正。其至命也。於天地之間。備矣。又推原其根於易簡之理。靜專動直。易也。靜翕動闢。簡也。易簡之理。具於三極之道。而行乎進退晝夜之間。故易者。統而言之。廣大配天地也。析而言之。變化者。進退之象。變通配四時也。剛柔者。晝夜之象。陰陽之義。配日月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易簡之善。配至德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三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

繫辭上傳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本義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

而業廣此其取類

集說

韓氏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

又以清濁言也

也○孔氏穎達曰言易道至極聖人用之以增崇其德廣大其業○朱子語類云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作去○又云知崇者德之所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極卑無所欠闕所以廣○又云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

取高底作便狹。兩脚踏地作方得。○吳氏澄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進日新也。廣業者。行事之簡。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德之進而新。由所知之崇。高明如天。業之充而富。由所履之卑。平實如地。○張氏振淵曰。知。即德之虛明。炯於中者。禮。即業之矩矱。成於外者。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萬象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物。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

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

本義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此第七

集說

朱子語類云。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俞氏琰曰。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林氏希元曰。此承上文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謂天地設位。則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知禮至於效天法地。則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從此出。故曰道義之門。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則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則業於是乎廣矣。此易所以爲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爲至也。○盧氏曰。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存而道義出。是聖人德業之盛。○吳氏曰。慎曰。道義之出不窮。猶易之生生不已也。然未有不存存而能生生者。

門字不可專以出說。須知兼出入兩意。知崇於內。則萬理由此生。是道所從出之門也。禮卑於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所從入之門也。若以四德配。則知屬冬。禮屬夏。道卽仁也。屬春。義屬秋。仁主出而發用。然非一心虛。

明萬理畢照。則無以為發用之源。義主入而收斂。然非百行萬善具足完滿。亦無以為收斂之地矣。此造化動靜互根。顯諸仁藏諸用之妙。其在人則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理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則坤之成萬物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集說

朱子語類云。賾。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臣。

亦是口之義。與左傳嘖有繁言之嘖同。是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為至妙。

之意。若如此說。何以謂之不可惡。蹟只是一箇雜亂冗
鬧底意思。○吳氏澄曰。不以象對爻言。而以象對爻言
者。文王未繫象辭之先。重卦之名。謂之象。象先於象。言
象則象在其中。○胡氏炳文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
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畫則擬陰陽之形容。於
是爲奇耦之畫。畫則象也已。畫又取象天地首腹牛馬
以至於爲金爲玉爲釜爲布之類。皆象也。○鄭氏維嶽
曰。擬之在心。象之在畫。○張氏振淵曰。擬諸形容者。擬
之陰陽也。在未畫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畫卦之事。擬是
擬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擬。物而曰宜。不獨肖其形。兼欲
盡其理。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

集說

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朱子語類云。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乃可行爾。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這禮字又說得濶。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又云。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吳氏澄曰。會通謂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礙者也。聖人見天下不一之動。而觀其極善之理。以行其事。見理精審。則行事允當也。以處事之法爲辭。繫於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處事則吉。不如此處事則凶也。○胡氏炳文曰。不會則於理有遺闕。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庸。○蔡氏清曰。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著在易。將此理

係之於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辭之所以為爻辭者。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趙氏光大曰。通即會中之通。據事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為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者。理之可行者也。○何氏楷曰。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錢氏澄之曰。事勢盤錯之會。人見為有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蓋確乎不可易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本義

惡猶厭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吳氏澄曰。六十四卦之義。所以章顯天下至幽之義。而名

言宜稱人所易知。則自不至厭惡其蹟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所以該載天下至多之事。而處決精當。人所易從。則自不至棼亂其動矣。○潘氏士藻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惡。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集說

王氏宗傳曰。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

言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朱子語類云。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胡氏炳文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本義

釋中孚九
二爻義

集說

韓氏伯曰。鶴鳴於陰。氣同則和。出
言戶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

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
介。定失得者慎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

○蔡氏淵曰。居其室。卽在陰之義。出其言。卽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卽和之之義。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樞動而戶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應之最捷也。○汪氏砥之曰。居室。照在陰看。中孚者。誠積於中。在陰居室。正當慎獨。以脩言行。而進於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本義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集

說

韓氏伯曰。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跡雖異。道同則應。○耿氏南仲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物或閒之。而其迹異也。迹雖異。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終閒焉。其利斷金。則其閒除矣。閒除則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相好之無斁也。○朱子語類云。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作兩段。○俞氏琰曰。出處語默。卽先號咷後笑之義。二人同心。斷金臭蘭。卽相遇之義。○錢氏志立曰。斷金言其心志之堅。物不得閒也。如蘭言其氣味之一。物不能雜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卷之八 十一

本義

釋大過初六爻義。

集說

程氏敬承曰。天下事成於慎而敗於忽。況當大過時。時事艱難。慎心

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至。言寧過於畏慎也。

案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此句須對卦義看。卦取棟為義者。任重者也。茅之視棟。為物薄矣。然棟雖任重。而猶有撓之患。故當大事者。每憂其傾墜也。若藉茅於地。則雖重物而不憂於傾墜矣。豈非物薄而用可重乎。自古圖大事。必以小心為基。故大過之時。義雖用剛。而以初爻之柔為基者。此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義

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集說

楊氏萬里曰。人之謙與傲。係其

德之厚與薄。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

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既以謙德保位。此明無謙則有悔。故

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王氏宗傳曰。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

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本義

釋節初九爻義

集說

蔡氏淵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言為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

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吳氏澄曰。此爻辭所象慎動之節。而夫子以發言之辭釋之。程子曰。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

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

釋解六三爻義。○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

人則乘此機危而害之。猶若財之不密。盜則乘此機危而竊之。○胡氏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惟盜之所奪。抑亦為盜之侵伐矣。蓋在上之人。不能選賢任能。遂使小人乘時得勢。而至於高位。非小人之然也。○陳氏琛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處非其據。而盜思奪之矣。且小人在位。則慢上暴下。人所不堪。而盜思伐之矣。○趙

氏光大曰。強取曰奪。執辭曰伐。

案慢暴。如陳氏說亦通。然以慢字對下文慢藏觀之。則當爲上褻慢其名器。而在下之小人。得肆其殘暴之義。方與伐字相應。蓋奪者。禍止其身也。伐者。禍及國家也。慢藏誨盜。以喻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冶容誨淫。以喻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總論

谷氏家杰曰。此章重擬議成變化句。前章以存

案此上二章。申君子所居而安者一節之義。得易理於心之謂德。成易理於事之謂業。聖人猶然。況學者乎。是故不可以至蹟而惡也。不可以至動而亂也。擬之於至蹟之中。得聖人所謂擬諸形容者。則沛然無疑。而可以言矣。議之於至動之際。得聖人所謂觀其會通者。則確然不易。而可以動矣。知禮成性。不待擬議而變化出焉。

者。聖人之事也。精義利用。擬議以成其變化者。學者之功也。中孚以下七爻舉例言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

本義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

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郭氏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五為五行生數。地六至十為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於易無所見。故五行之說出於歷

集說

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朱子語類云。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閒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項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吳氏澄曰。案漢書律歷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連。則是班固時此簡猶未錯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本義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孔氏穎達曰。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而宣行鬼神之用。程子曰。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閒。龔氏煥曰。五位相得之說。當從孔氏。蓋旣謂之五位相得。則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其用。不若孔之的也。

集說

案龔氏之意。謂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此說極合圖意。蓋相得者。是二氣之迭運。四時之順播。所以成變化者。此也。有合者。是動靜之互根。陰陽之互藏。所以行鬼神者。此也。然成變化行鬼神。不直言於相得有合之後。必重敘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蓋非重敘細數。則無以見相得者之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之多少相閒。微盛相錯。而往來積漸之迹。屈伸交互之機。有所未明者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本義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也。

集說

韓氏伯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數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孔氏穎達曰。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五十之內去其一。餘有四十九。合同未分。今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就兩儀之閒。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著。皆以四。四為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者。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扚而成數。

以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張氏浚曰。歸奇於扚以象閏。何也。大衍用四十有九。老陽餘數十有三。老陰餘數十有五。合之爲三十有八。少陽餘數十有一。少陰餘數十有七。合之亦爲三十有八。乘以六爻之位。則二百二十有八也。凡術於筭者。率以二百二十八爲求閏之法。蓋自然之紀如此。朱子著卦考誤曰。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皆以四數。是象四時。奇零也。扚勒也。謂旣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

第三第二指之閒而扐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凡前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閒。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閒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爲第二變也。○又荅郭雍曰。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爲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爲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吳氏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數七七。蓋

以一一爲體。七七爲用也。○胡氏炳文曰。曆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扚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附錄

虞氏翻曰。奇所掛一策。扚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扚。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扚。以象閏也。○張子曰。奇所掛之一也。扚。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扚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嘗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於再扚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郭氏忠考曰。奇者所掛之一也。扚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扚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扚也。再扚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扚。故揲法多誤。至橫渠先生而後奇扚復分。○又曰。扚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

仿是也。或謂指閒爲扌者非。繫辭言歸奇於扌。則奇與扌爲二事也。又言再扌而後掛。則扌與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義誤以奇爲扌。又誤以左右手揲爲再扌。如曰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扌掛之一處。其說自相抵牾。莫知所從。惟當從橫渠先生之說爲正。○又曰。繫辭以兩扌一掛爲三變而成一爻。是有三歲一閏之象。正義以每一揲左右兩手之餘卽爲再扌。是一變之中再扌一掛皆具。則一歲一閏之象也。凡揲著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故聖人必再扌後掛者以此。

案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說。以爲著說。引張子之言爲據。朱子與之往復辨論。今附錄於後。以備參考。大約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爲奇。而卽以再扌象再閏。張子郭氏。則以先掛一者爲奇。而歸之於扌以象閏。其說

謂惟初變掛一而後二變不掛故初歲有閏又須更越二歲如初變有掛又須更越二變以應再扞後掛之文也如郭氏說則再閏再扞兩再字各異義而不相應故須以朱子之論爲確然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則自虞翻已爲此說且玩經文語氣歸奇於扞奇與扞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爾此義則郭氏之說可從蓋疏義之意是以扞象閏也張郭之意是以掛象閏也今折其中則掛扞皆當併以象閏以天道論之氣盈朔虛必併爲一法以筮儀論之掛與扞必併在一處以經文考之曰歸奇於扞又曰再扞後掛則象閏者當併掛與扞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曰

本義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

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爲奇。凡八爲耦。奇圓圍三。耦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爲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耦。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耦。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朱子語類云。大凡易數

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鐘律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又荅程大昌曰。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六。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胡氏炳文曰。前則掛扐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

案大傳不言乾之掛扐若干。坤之掛扐若干。而但言乾之策坤之策。則以策數定七八九六者似是。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

此數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集說

陸氏

績曰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歸奇於扚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孔氏穎達曰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也每一爻有三變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三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有五而有八。或有二四而有一九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謂三揲之間。或有一九一八而有一四或為二八而有一五也。三

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成卦也。○朱子語類云。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八卦而小成。

本義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

象畧盡。是易道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本義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

六卦也。

案六十四卦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法。即如八卦變為六十四卦之法。畫上加畫。至於四千九十六卦。則六畫者。積十二畫矣。如引寸以為尺。引尺以為丈。故曰引而伸之。聖人設六十四卦。又繫以辭。則事類大畧已盡。今又就其變之所適。而加一卦焉。彼此相觸。或相因以相生。或相反以相成。其變無窮。則義類亦無窮。故曰觸類而長之。如此則足以該事變。而周民用。故曰天下之能事畢。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本義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集說

韓氏伯曰。可以應對萬物之求。

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張子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又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

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著龜之德也。○項氏安世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本義

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

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畧矣。意其詳具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

集說

韓氏伯曰。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之

道者。則知神之所爲。○張子曰。惟神爲能變化。

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

爲也。○蘇氏軾曰。神之所爲不可知。觀變化而知之矣。

變化之閒。神無不在。○董氏銖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

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龔氏煥曰。此所謂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卽承上文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爲言也。蓋河圖之數體也。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數用也。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成變化所以行鬼神。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變化者神之所爲。而神不離於變化。知道者必能知之。○陸氏振奇曰。神妙變化而爲言。故知鬼神之行。卽在成變化處。○谷氏家杰曰。神之所爲。是因圖數之神。以贊衍法之神。見其亦如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指著法之變化爲神。非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

案此節是承著卦而贊之。龔氏谷氏之論爲得。蓋著卦之法。乃所以寫變化之機。而陰陽合一不測之妙。行乎其閒也。下文象變辭占。卽是變化之道。至精至變以極於至神。卽是神之所爲。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義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集說

虞氏翻曰。以言者尚其辭。聖人之情見於辭。繫辭焉。

以盡言也。動則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孔氏穎達曰。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雖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朱子語類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胡氏炳文曰。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蔡氏清曰。尚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於此可見尚辭尚占之

別矣。○又曰。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亦可用易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何氏楷曰。此章與第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相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

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朱子語類云。問焉而以言。以上下文推之。是也。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

集說

筮之詞。○吳氏澄曰。有爲。謂作內事。有行。謂作外事。

○蔡氏清曰。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

案此節是釋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章所謂著之德也。著以知來。故曰遂知來物。至精者。虛明鑒照。如水鏡之無纖翳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

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

集說

虞氏翻曰。觀變陰陽始立卦。故成天地之

明矣。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數六畫之數。六爻之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所謂參伍以變者。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又云。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案此節是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之意。又起下章所謂卦之德六爻之義也。卦爻以藏往。故曰遂成天地之

文。遂定天下之象。成文。謂八卦也。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謂六爻也。內外上下貴賤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矣。參伍錯綜。亦是互文。總以見卦爻陰陽互相參錯爾。至變者。變動周流。如雲物之無定質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

之用。人心之妙。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无思无爲。故寂然。其動靜亦如此。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通。是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也。言易理神功不測。邵子曰。无思无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胡氏居仁曰。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林氏希元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嚮。遂知來物之意。蓋卽上文而再騰說。以歸於至神也。○張氏振淵曰。上數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變之外。別有神。

圖此節是總著卦爻之德而贊之。遂通天下之故。卽上文遂知來物。遂成天地之文。而此謂之至神者。以其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其知來物。非出於思。其成文。定象。非出於爲也。神不在精變之外。其卽精變之自然而與然者。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本義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集說

韓氏伯曰。極

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孔氏穎達曰。言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覆幾微也。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研幾也。○俞氏琰曰。深。蘊奧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集說

虞氏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故通天下之志。謂著也。務事也。謂易研幾。故成天下之
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孔
氏穎達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聖人用易道以
極深。故聖人德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意。卽是受命如嚮。
遂知來物。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聖人用易道以
研幾。故能知事之幾微。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
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能觸之而無
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也。○張氏浚曰。精之所燭。來物遂知。天
下之志。於此而可通。變之所該。萬象以定。天下之務。於
此而可成。○朱子語類云。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
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又易精變神說曰。變化之
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
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
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

此變化之所以為神之所為也。

案本義以至精為尚辭尚占之事。至變為尚象尚變之事。而易說以至精為變占。至變為象辭。蓋本第二章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而來。此與下章著之德卦之德既相應。而第二章觀玩之義亦因以明。當從此說。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本義

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集說

蔡氏清曰。上章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德。

行。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有。但未及枚舉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詳之。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

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集

說

朱子語類云。古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人趨吉

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又云。讀繫辭者。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教。逐爻開示吉凶。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冒天下之道。○龔氏煥曰。通志以開物言。定業以成務言。斷疑以冒天下之道言。惟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下之疑。苟其道有不備。又何足以斷天下之疑也哉。

案此通志。卽是上章通志。定業斷疑。則是上章成務。言通志成務。則斷疑在其中矣。又多此一句者。以起下文。

著卦爻

三事。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
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本義

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
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

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
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
物之。虞氏翻曰。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
謂。患也。○韓氏伯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

集說

有分。唯變所適。無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又曰。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孔氏穎達曰。易道深遠。故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殺而威服之也。○崔氏憬曰。著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著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程子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龔氏原曰。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爲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所以无爲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王氏宗傳曰。聖人以此著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廓然而大公。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

默存於我焉。此卽易之所謂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默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語類云。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項氏安世曰。著用七。其德圓卦用八。其德方。爻用九六。其義易貢。○胡氏居仁曰。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何氏楷曰。德統而義析。故爻以義言。○又曰。吉凶之幾。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於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

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

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集說

韓氏伯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朱子語類云。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言

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又云。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德。即聖人之德。聖人自有此理。又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丘氏富國曰。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無一點之累。則此心靜與神明一。

於揲著求卦之時。能以齊戒存之。則此心動與神明通。心在則神在矣。
案以此洗心者。聖人體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居而觀象玩辭。亦必如聖人之洗心。然後可以得其理。以此齊戒者。聖人用易之事也。在學者則動而觀變玩占。亦必如聖人之齊戒。然後可以見其幾。言聖人以爲君子之楷也。則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本義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

聖人脩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集說

荀氏爽曰。見乃謂之象。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

象也。形乃謂之器。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虞氏翻曰。闔。閉翕也。坤象夜。故以閉戶也。闢。開也。乾象晝。故以開戶也。陽變闔。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陸氏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朱氏震曰。知闔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者。察於民之故。○朱子語類云。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多。○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

案此節是說天道民故如此。易有大極一節。是說聖人作易以模寫之。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

本義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

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

畫。以分大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

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

者。畫卦揲著。其序皆

集說

邵子曰。太極何物也。曰。無為

然。詳見序例。啓蒙。

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

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

為一。復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

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

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

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閒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備矣。○朱子語類云。太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又云。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又云。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陳氏淳曰。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形氣言。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

陽變化。其所以爲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見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天地人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此渾淪未判者。而道又別懸空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卽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爲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胡氏居仁曰。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鄭氏維嶽曰。繫辭傳中。乾坤多指奇耦二畫言。三畫六畫皆此二畫之所生。而坤又乾之所生。乾者一而已。一者太極也。○徐氏在漢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神則謂之

太極以其兩化則謂之兩儀。奇參耦中。乾體而有坎象。耦參奇中。坤體而有離象。故謂之四象。乾體而有坎象。則震艮之形成矣。坤體而有離象。則巽兌之形成矣。故謂之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集說

俞氏琰曰。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

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

案聖人作易。準天之道。故陰陽互變而定為八卦之象形。效民之故。故制為典禮而推之生民之利用。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
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

本義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
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集說

侯氏行
果曰亹

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
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
來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之勉勉也○朱子
語類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
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知其吉凶
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俞
氏琰曰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隱僻索者尋
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

者推而極之也。○趙氏玉泉曰。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著龜定吉凶而成亹亹。可見卦畫者著龜之體。著龜者卦畫之用。○吳氏曰。慎曰。上文易有太極四句。言作易之序。定吉凶生大業。言易之用。此節贊著龜之大用。而先之以五者。又與闔戶八句相應。

案此節是合上文造化易書而通贊之。天地即乾坤。四時即變通。日月即見象。不言形器者。下文有立成器之文。蓋在天者示人以象而已。在地者則民生器用之資。故上文制而用之。亦偏承形器而言也。此備物致用立成器之聖人。非富貴則不能。故中閒又著此一句。明前文制而用之者。是治世之聖人也。至畫卦生著。乃是作易之聖人。總而敘之。則見作易之功。與造物者同符。與治世者相配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本義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河出圖。洛出書。如鄭康

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輔嗣之義未知何從。○劉氏子翬曰。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無統。洛書昧乎皇極。則九疇滯而不通。○朱氏震曰。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日月也。河圖洛書象數也。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郭氏雍曰。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

則肇於河圖洛書。畫於八卦九疇。成於周易洪範。其序如此。○胡氏炳文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本義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集說

游氏讓溪曰。四

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即上文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故曰告。即上文以定天下之業者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之機決矣。故曰斷。即上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此結上數節之意。此上三章。申君子居則觀其象一節之義。首之以河圖。次之以著策。溯易之所因起。是象變之本。辭占之源。

也。中閒遂備列四者爲聖人之道。其又以辭爲之先者。明學易從辭入也。辭生於變。變出於象。象歸於占。故其序如此。辭變象占四者。以其包含來物。故謂之至精。以其錯綜萬象。故謂之至變。以其无思无爲而感通萬故。故謂之至神。其所以爲聖人之道者。以其皆出於聖人之心也。著德圓神至精也。即聖心之所以知來。卦德方知。爻義易貢至變也。即聖心之所以藏往。著卦之寂然感通至神也。即聖心之所以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以此洗心。則爲聖人之德。以此立教。斯爲聖人之道。故其易之所以作也。明於天道。則變化象形之類是也。察於民故。則制法利用之類是也。因而寫之於易。其兩儀四象八卦之交錯。則變化象形具矣。吉凶定事業起。則制法利用寓矣。於是託之著龜以前民。用蓋與天地四時日月及崇高有位備物成器之聖人。其道上下同流。而未之有異也。言易之道於此盡矣。故復總言以結之。天生神物。結大衍之數也。天地變化垂象。結闔闢變。

通見象形器之類也。河出圖洛出書，結河圖數也。易以著策而興，以仰觀俯察而作，而其發獨智者，則莫大於龍馬之祥。故其序又如此。四象兼象變，繫辭辭也。定吉凶占也。複說四者以起大有上爻之意，而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指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集說

侯氏行果曰：此引大

有上九辭以證之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吉无

不利者也。○朱氏震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中行曰。聖人興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何氏楷曰。取大有上九爻辭以結上文。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則孜孜尚賢之意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遙應。非錯簡也。

案何氏說是。然卽是申釋第二章結語之意。非遙應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

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

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處，正如此也。**集說**卦之象以盡其意，設卦謂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情偽盡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蘇氏軾曰：辭約而義廣，故能盡其言。○朱子語類云：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

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既占則無所疑。自然行得順便。如言顯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意。又云。歐公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吳氏澄曰。立象謂羲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雖無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盡情僞。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僞。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設卦一句。在立象

之後繫辭之前。蓋竟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梁氏寅曰。意非言可盡。則立象以盡意矣。言非書可盡。而又謂繫辭盡其言何也。曰。言止於是而已矣。而意之無窮。聖人故貴於象也。故特首之曰立象以盡意。○錢氏志立曰。聖人之意。不能以言盡。而盡於立象。此聖人以象爲言也。因而繫辭。凡聖人所欲言者。又未嘗不盡於此。案立象。朱子謂指奇耦二畫。崔氏吳氏則謂是八卦之象。似爲得之。崔氏說又較明也。變通鼓舞。語類俱著。占筮說。然須知象辭之中。便已具變通鼓舞之妙。特因占而用爾。故下文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皆是指象辭中之理。有變有通。非專爲七八九六之變也。鼓舞。卽是下文鼓天下之動意。○又案象足以盡意。故因象繫辭。足以盡言。但添一焉字。而意自明。聖筆之妙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

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巳。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

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

集說

胡氏瑗曰。此言大易之道本始於天地。天地設

立。陰陽之端。萬物之理。萬事之情。以至寒暑往來。日月運行。皆由乾坤之所生。故乾坤成而易道變化建立乎其中矣。若乾坤毀棄則無以見易之用。易既毀則無以見乾坤之用。如是。乾坤或幾乎息矣。○張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蘇氏軾曰。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為獨陽坤為獨陰。生生之功息矣。○葉氏良佩曰。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

中矣。四德之循環。萬物之出入。易與天地相為無窮。必乾坤毀則無以見耳。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案**此節及形而上者一節。皆是就造化人事說。以見聖人立象設卦之所從來。未是說卦畫著變。夫象以下。方是說聖人立象設卦繫辭之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本義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

章以

集說

孔氏穎達曰。陰陽之化。自然相裁。聖人亦法人言。此而裁節也。○程子曰。形而上者為道。形而

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又曰。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張氏浚曰。道形而上。神則妙之。器形而下。體則著之。道之與器。本不相離。散而在天地萬物之間者。其理莫不皆然。○王氏宗傳曰。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道外無器。器外無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別。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無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朱子語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

有道。物必有則。○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
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閒斷了。所
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
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只是這一
箇道理。但卽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
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
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
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方氏應祥曰。此節
正好體認立象盡意處。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縉。曰易立
乎其中。則意盡矣。正以象之所在。卽道也。是故字承上
乾坤來。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此
一物。若舍此一字。專言上者。下者。便分兩截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重出以起下文。

集說

陸氏績曰。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偽之意也。○孔氏穎達曰。下文極

天下之蹟存乎卦。鼓天下之動存乎辭。為此故更引其文也。

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

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集說

朱子語類云。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

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俞氏琰曰。蹟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故曰鼓。

案極天下之蹟。結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兩句。鼓天下之動。結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第十二章。

集說

程子曰。易因爻

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氏敬承曰。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出德行。此之德行。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張氏振淵曰。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通而施也。**案**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結變而通之。以盡利一句。神而明之。以下。結鼓之舞之。以盡神一句。上文化裁推行。是

泛說天地閒道理。故曰謂之變。謂之通。此化裁推行。是說易書中所具。故曰存乎變。存乎通。言就易道之變處。見得聖人化裁之妙。就易道之通處。見得聖人推行之善也。神而明之神字。卽根鼓舞盡神來。辭之鼓舞乎人者。固足以盡神。然必以人心之神。契合乎易之神。然後鼓舞而不自知。此所謂神而明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其所以能神明處。

總論

胡氏炳文曰。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

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爲德。履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案此章蓋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謂伏羲也。書不盡言。故因象而繫辭焉。以盡

其言謂文周也。象之足以盡意者。言之指陳有限。而象之該括無窮也。因象繫辭之足以盡言者。象爲虛倣之象。而該括無窮。則辭亦爲假託之辭。而包涵無盡也。變通盡利者。象所自具之理。而所以定吉凶鼓舞盡神者。辭所發揮之妙。而所以成疊疊也。其言乾坤者。推象之所自來也。有天地故有變化。滯於形以觀之。亦器焉而已。超乎形以觀之。則道之宗也。因天地之變化而裁之。則人事所由變也。因其可通之理而推行之。則人事所由通也。自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業者。此而已矣。是以作易之聖。觀乾坤之器而立象。推其變通之用而設辭。使天下後世欲裁化而推行者。於是乎在其功可謂盛矣。雖然。象足以盡意。而有畫前之易。故貴乎默而成之也。辭足以盡言。而有言外之意。故貴乎不言而信也。此則所謂神而明之。蓋學之不以觀玩之文。而明之不以口耳之粗者也。德行。謂有得於易簡之理。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四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

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集說

韓氏伯曰。夫八卦備天下之理。

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朱子語類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

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柴氏中行曰。八卦列成。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

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集說

虞氏翻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彖象九六之辭。故

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孔氏穎達曰。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蔡氏清曰。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蘇氏濬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的說。非當動卦爻之謂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集說

龔氏原曰。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

下之蹟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蘇氏濬曰。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
案此是覆說繫辭焉而命。動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人事之動。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集說

朱氏震曰。爻有剛柔。不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

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也。趣時者。時中也。○張氏浚曰。剛柔相推。往來進退。爲變無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時。故曰趣時。○朱子語類云。此兩句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云。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梁氏寅曰。剛柔者。立本。乃不易之體。卽所謂闔戶。闔戶也。變通者。趣時。乃變易之用。卽所謂往來不窮也。○蔡氏清曰。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案**此是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兩者迭用。斯不窮。而可以趣時。故易中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

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愆。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

能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案自古凶貞勝至此為一節。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貞勝之義。張子以為以正為勝。朱子以為二者常相勝。今玩文義。當為以常為勝。蓋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從逆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者為勝。如天地則以常者觀示日月。則以常者照臨。偶有變異。不足言也。天下之動。豈不常歸於一理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集說

韓氏伯曰。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恆一其德。故

簡易

也。

案此節又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於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萬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案爻也者。效此。是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結剛柔變通而歸於易簡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

情見乎辭。

本義

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集說

韓氏伯曰。功業由變。

以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吳氏澄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於易而著見。聖人之道而獨歸重於辭。蓋此篇為繫辭之傳故也。
案 爻象者。動而無形。故曰內。吉凶者。顯而有迹。故曰外。非專以著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本義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集

說

陸氏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爲寶。是其大寶也。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寶位之所要也。○張子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氏宗傳曰。聖人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爲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朱子語

類云。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
○項氏安世曰。聖人之仁。卽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卽崇
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
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
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所以利之也。正
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
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
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
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
之見於條理者也。○真氏德秀曰。案易之並言仁義者。
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
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李氏心傳曰。蔡邕云。以仁
守位。以財聚人。則漢
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
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案此章與上傳第二章相應。故上傳第三章以後皆申說第二章之意。下傳則自第二章之後皆申說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卽所謂設卦觀象也。因爻象中剛柔相推之變。而繫之吉凶悔吝之辭。卽所謂繫辭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於辭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辭之吉凶悔吝而推本於剛柔之象。蓋傳本爲繫辭而作。而下傳尤詳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由動而生者。蓋以剛柔迭運。變而從時故也。吉凶之遇參差不齊。然以常理爲勝。而天下之動可一者。以剛柔變化不離乾坤。乾易坤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也。爻象動乎內四句。又總而結言之。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此章。然諸儒多言宜爲下章之首。蓋下章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非之事。其說可從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

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集說

朱氏震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

天下利者。無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爲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韓氏之意直取

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胡氏瑗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案

孔氏所議韓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

犧之時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黃農堯舜不應便取卦名經文蓋取之云雖曰假託不必拘泥然亦不應大段踈脫也○古者網羅所致曰離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又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網羅之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集說

蔡氏淵曰。耜耒首也。斷木之銳而為之。耒耜柄

也。揉木使曲而為之。吳氏澄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集說

耿氏南仲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魚。有

禽魚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為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

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得其所矣。○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離為日中。震為動出。當日中而動出。市集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

乾坤變化而无為。

集說

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為而治也。無為而治者。無他焉。法乾

坤易簡而已。○王氏申子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黃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略。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吳氏澄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略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俞氏琰曰。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趣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蔡氏清曰。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爲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卽其變。

通之妙於無爲也。○蘇氏濬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爲善發義。皇之精蘊也。■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趨於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集說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何氏

楷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爲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彖曰利涉大川。彖傳曰乘木有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

下動上說

集說

董氏真卿曰。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

小車。載人而輕者。

則乘馬以致遠。

案

外說內動。象牛馬之奔於前而車動於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

豫備之意

集說

楊氏文煥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無禦之之術。重門以禦之。擊柝以

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俞氏琰曰。坤為闔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

本義

上動。下止。

集說

丘氏富國曰。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艮為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白治米之

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

諸睽。

本義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集說

朱氏震曰。知耒耜而不知杵白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

杵白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徐氏幾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

案離威也。兌說也。威而以說行之。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

壯固之意。

集說

司馬氏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蔡氏淵曰。

棟。屋脊櫟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俞氏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為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案

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又死者以土為安。故入而後說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

明決之意。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集說

耿氏南仲曰。以前不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故

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别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

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案

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

乾為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總論

吳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而終。蓋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而備於書契也。

案

此章申第一章變通趣時而原於易簡之意。蓋在天地則為剛柔。在人則為仁義。仁義者立本者也。因風氣之宜而通其變。則其所以趣時者也。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舜。故自八卦既畫。而可以周萬事之理。凡網罟耒耜。至於書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觀其窮而變。變而通。則趣時之用不窮。然其神而化之。無為而民安焉。則易簡之理惟一。故其取諸諸卦者。取諸其趣時也。而其取諸乾坤者。取諸其易簡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集說

干氏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

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吳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節。總叙以起下文。自包

犧至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卦皆
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
案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結上
之辭也。諸儒以此句為上章結語者。似是。

彖者材也。

本義

彖言一卦之材。

集說

韓氏伯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案材者。構屋之木也。聚眾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眾義。以立辭。故本義謂彖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本義

效。效。效。

集說

胡氏瑗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為得。動而乖於理者。為失。人事

之情。偽。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

集說

保氏八曰。彖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斷一卦之吉凶悔

吝。爻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爻之吉凶悔吝。何氏楷曰。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本義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集說

韓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

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陳氏埴曰。二耦一奇。即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爲主。是爲陰卦。

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案

陽卦奇。陰卦耦。言陽卦主奇。陰卦主耦也。須如韓氏陳氏之說。乃與下文相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

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

集說

朱氏震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

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吳氏曰

慎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案此章是釋彖者材也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陰分陽。一奇則爲陽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權出於一。君爲主也。君爲主。則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耦則爲陰卦者。以其二君一民。是君之權出於二。反若民爲主也。民爲主。則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爲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以相無。如有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衆。翕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卑。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豫比剝一陽爲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陰爲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居中。能

同乎陽。有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陽也。究之以陽爲主也。又以其義例變而通之。則不特一陰一陽者爲主而已。凡陽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臨泰之類是也。凡陰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遯否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爲主者。治陰卦居內而爲主者。亂泰否損益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先陰者。正陰卦居內而先陽者。邪。隨蠱漸歸妹之類是也。或不取內外。而取上下。以爲貴賤。或不取先後。而取尊卑。以爲倡隨。或以陰爲臣道。而能順陽爲善。或以陰爲君道。而能應陽爲美。要之其尊陽之意。則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發凡。使人於六十四卦之義。推而通之也。此卽一卦之材。而彖之所取。故曰彖者材也。其歸則陽道不可以有二。故曰理之一。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

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

狹矣。

集說

韓氏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

之為道為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為君。是君子之道也。○徐氏幾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無。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於朋從則狹矣。○蔡氏清曰。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而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集說

張子

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朱子語類云。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之所不能無。但憧憧則不可。

圖

夫子引此爻。是發明貞一之理。故亦從天地日月說來。日月有往來。而歸於生明。所謂貞明者也。寒暑有往來。而歸於成歲。所謂貞觀者也。天下之動。有屈有信。而歸於生利。順理則利也。所謂貞夫一者也。言天地則應。

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則應在日月之後何則四時者日月之所為也觀豫恆彖傳及繫傳首章皆不以四時先日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

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靜而來也利己之

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朱子語類云。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驗。○俞氏琰曰。精研義理。無豪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爲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卽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遠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蓋躬行心得。自是相關之理。○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入養靜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集說

孔氏穎達曰。精義入神以致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又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

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朱子語類云。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
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自誠而明相似。○又云。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
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
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
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
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
甚分曉。○又云。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先打破那箇思
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
何用如此。憧憧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
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
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
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作將去。雖至於窮
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蔡氏清曰。未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於有爲也。

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爲。則曰精義利用。其終無待於思爲。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理則無精粗也。○張氏振淵曰。未有下學功夫不到。而頓能上達者。神化功夫。正在精義利用作起。此正實落下手處。卽造到神化地位。不過精義利用。漸進漸熟耳。德盛不是就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惟德盛方能窮神知化。

案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所行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於入神。其心與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於利用。其事與造化爲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無所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案此章是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此以下十一爻。皆是發明此意。而此爻之義尤爲親切。蓋感應者動也。不可逐物憧憧。而惟貴於貞固其心者一也。所

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歸。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爻。而以致一恆心兩爻終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本義

釋困六三爻義。

集說

朱子語類云。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間去作不成。他人便道。

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本義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集說

韓氏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闕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集說

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

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本義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集說

董氏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

銷膏而人不見也。○吳氏曰。慎曰。惡以已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本義

此釋否九五爻義。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以今有傾危者。由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為安。故致今

日危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恆以為存。故今致滅亡也。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恆以為治。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恆不忘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恆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恆不忘禍亂之事。心恆畏懼其將滅亡。乃繫于包桑之固也。○谷氏家杰曰。養尊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存。綱舉目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

此釋鼎九四爻義。

集說

張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

況俱不足者乎？有德而無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錢氏時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

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集說

孔氏穎達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

著。唯纖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無。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崔氏憬曰。此爻得位於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

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張子曰。知幾者。爲能以屈爲信。○朱子語類云。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項氏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真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與。○何氏楷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不終日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集說

虞氏翻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顏子不

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無大過。○朱子語類云。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說。○又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項氏安世曰。於微而知其彰。於柔而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此欲進此者。當自顏子始。豪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而吾固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已斬然而絕之。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關。○陸氏振奇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

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集說

侯氏行果

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
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
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恆凶。

本義

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集說

項氏安世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无交而求則民

不與。取與之與也。又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為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為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為无交而求。

總論

葉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吳氏一源曰。咸後十爻皆發明理之貞一。而不必憧憧耳。

往來屈信。無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聖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物。莫不皆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於屈信。

之義以取凶耳。

案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動而歸於貞一之理。第三章。統論彖爻也。第四章。舉彖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舉爻所以效動之例也。蓋卦有大小。辭有險易。故凡卦之以陽為主。而陽道勝者。皆大卦也。以陰為主。而陰道勝者。皆小卦也。其原起於八卦之分。陰分陽。故為舉彖取材之例也。三百八十四爻。正靜則吉。邪動則凶。故困三解。上相反也。噬嗑之初上相反也。否五鼎。四相反也。豫二復初相似也。損三益上相反也。其義皆統於咸之四。故為舉爻效動之例也。夫陰陽並行。而以陽為君。則所以歸其權於君者一矣。動靜相循。而以靜為主。則所以專其事於主者一矣。何則。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

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集說

荀氏爽曰陰陽相易。

出於乾坤故曰門。○葉氏良佩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卦畫而言之。○何氏楷曰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兩德字相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

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集說

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

越。○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朱子語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

正言斷辭。則備矣。

本義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集說

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辭。

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朱子語類云。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又云。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的。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吳氏澄曰。彰往。卽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卽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卽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卽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蔡氏清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

案彰往察來。微顯闡幽。承首節伏羲卦畫言。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承次節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辭也。彰往察來。卽所謂體天地之撰。微顯闡幽。卽所謂通神明之德。當名者。卽所謂稱名雜而不越也。命名之後。又復辨卦。

中所具之物。以繫之辭而斷其占。則所謂彖也。文王因卦畫而為之名辭。故曰開而有畫無文。易道未開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

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集說

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

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邪。

案稱名小。取類大。以卦名言。旨遠辭文。以彖辭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

文則有條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隱。又申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彖辭。易不過乾坤二

彙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為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耳。此斷辭之所以

作也。斷辭。即彖辭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本義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集說

孔氏穎達曰。易之爻卦之象。則

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吳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

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之卦。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至此而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羗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谷氏家杰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爲天下憂患之。於是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何氏楷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集說**鄭氏康成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制事變也。窮小人則濫德，於是別也。○干氏寶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朱子語類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陸氏九淵曰：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

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恆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陳氏琛曰。德之基。就積行上說。德之本。就心裏說。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則全體不窮矣。亦要有辨。○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土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恆處雜而常德。

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集

說

韓氏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恆。刻損以脩。

身。故先難也。身脩而無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為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也。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朱子語類云。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

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陸氏九淵曰。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至極。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恆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恆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抑損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旣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

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眾。無有不及。故曰遷
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
迹可見。故隱。

案復小而辨於物。陸氏蓋用韓氏之說。與朱子異。然朱子之義為精。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
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本義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集說

虞氏翻曰。

禮和為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恆
立不易方。故一德也。○歐陽氏脩曰。君子者。天下係焉。
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耳。自益。
遷善而改過耳。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

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
蒙其利矣。○朱子語類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
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
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
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又云。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
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云。兌
見而巽。伏權是隱。然作底事物。若顯然地作。却不成行
權。○陸氏九淵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
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
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
與焉。恆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
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
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
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
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

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道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王氏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何氏楷曰。以用也。履者禮也。用禮以約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為德之基也。所貴乎禮者。以其為德之品節也。然惟讓為禮之實。不讓不為禮。故用謙以制之。此謙所以為德之柄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亦論彖辭。凡彖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為觀彖者之法也。○胡氏炳文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

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非偶然者。○葉氏良佩曰。此章三陳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

也。

案

此上二章。申象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六十四

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錯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謂動乎內者也。及聖人命之以名。繫之以辭。於是吉凶之義昭然見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類觀之。知其非上古淳質時所有。則爲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當則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辭可斷。向之體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察來。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顯闡幽者。至是而大備矣。名雜而不越。故所稱者小而義則大。彖所以發其蘊也。故寓

意深遠而辭則文。指遠辭文。故言雖曲而中。名小類大。故事雖肆而隱。蓋由於世衰民疑。而將以濟其行。故非探賾索隱。無以盡其變也。非周事體物。無以悟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報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聖人之所處。以示觀象之例。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本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集說

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

遠也。○孔氏穎達曰。六位言虛者。位本無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

也。○朱子語類云。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蔡氏淵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吳氏曰。慎曰。不可爲典要。變無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

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集說

韓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潘氏夢旂曰。易雖不

可為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外內。皆足以使人知懼。○蔡氏清曰。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懼也。知懼必以度。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集說

虞氏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

事故。○蘇氏軾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朱氏

震曰。又明於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趙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無所不至。慮之無所不周。故訓之無所不切也。

案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朱氏趙氏之說甚善。蓋上文言

出入以度。則人知畏懼。嚴憚之如師保。及觀其示人憂患之故。懇切周盡。使聞之者。不知嚴憚而但感其慈愛。此聖人之情。所以爲至也。无有者。非無師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師保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

集說

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孔氏穎達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邵子曰。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龔氏煥曰。既曰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為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無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於剛柔變易之中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爻辭。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二句。一章大指。自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遠也。惟其屢遷。故虛而無常。不可為典要。惟其不可遠。

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虛。方其率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即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得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本義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集說

韓氏伯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

義也。○孔氏穎達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吳氏澄曰。質。謂卦之體質。文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爲卦之體質。各名其卦。而繫彖辭也。爻之爲言交也。周公觀六位之交錯。唯其六爻之時。各因其義而繫爻辭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統於彖。故先言彖。乃說六爻也。○谷氏家杰曰。此章雖

兼卦爻實以卦引起爻。專重在爻上。○何氏楷曰。此章統論爻畫而歸重於彖辭。說易之法莫備於此。易之為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為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質。至於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之意。

終。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本義

此言初上二爻。

集說

干氏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孔氏穎達

曰。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

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吳氏澄曰。初與終為對。擬之與卒成之為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

案講家以難知易知屬學易者。擬之卒成屬作易者。然聖人作易。六爻之條理。渾成於心。豈有難易哉。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兩句。是申上兩句。皆當屬學易者說。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

此謂卦中四爻。

案雜字撰字。辨字。亦當屬學易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於象。以考驗之於辭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

則思過半矣。

本義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集說

蘇氏軾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

所用者也。○吳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

案

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

為侯。蒙則以二為師。師則以二為將。比則以五為君。其義皆先定於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於卦義者吉。不合於卦義者凶。故彖辭為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為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於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於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於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
也。

本義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

也。

集說

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為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

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異於四也○蘇氏軾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為卦十有六雖為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已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也○吳氏澄曰二與四同是陰位若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

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與五應爲遠。四與五比爲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迫而多懼。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近也。二字釋四多懼。謂四之所以懼不能如二之多譽者。蓋迫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爲道以下。釋二多譽。柔不能自立。近者有所依倚。遠者宜若不利。二遠於五。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何氏楷曰。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

案吳氏說亦詳密。但以二之譽四之懼。專爲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專爲以剛居剛者。則於經意猶偏。蓋聖人之言。舉其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則可見二雖多譽。而九二尤善於六

二。四既多懼。而九四尤甚於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剛勝邪。則可見三雖多凶。而九三猶善於六三。五雖多功。而六五猶讓於九五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爲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併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爲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併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聖言之所以妙。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二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本義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此第九章。

集說

侯氏行果曰。三

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崔氏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無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

被寰中。故多功也。○吳氏澄曰。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爲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功。二多譽。四多懼。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上無之者。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謂善矣。故不言也。貴賤之等也。五字。釋三多凶。謂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蓋貴賤有等。賤者不與貴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釋五多功。五爲尊位。以柔居之。則不勝其任而危。惟剛居之。則能勝其任而有功也。○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剛勝。專爲三言也。○蔡氏清曰。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又有等故曰物者。是爲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具其中矣。

案柔危剛勝。吳氏以爲指五。胡氏以爲指三。侯氏兼之。須分別融會。乃得經意。

總論

何氏楷曰。章末覆舉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蓋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則不可以此例論。此章爲易之凡例。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僅曰要。曰多。曰過半。則雖聖人猶未敢輕言之。韋編三絕有以夫。

案

此上二章申爻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道屢遷

者。於周流六虛見之。无常相易。所謂周流者也。唯變所適。所謂屢遷者也。此則爻之動乎內者。及繫辭而吉凶見。則使人於日用出入之間。各循乎法度而知懼。蓋凜乎師保之嚴矣。再觀其開示人以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謀其子孫者。又使人無有師保之嚴。但如臨父母之親而已。夫是以由其辭而揆之。則不可爲典要者。未嘗不有典常。而欲體其道而行之。則所謂不可遠者。又存乎其人之不遠於道也。下文遂以辭之典常言之。大約初上雖無位。而爲事之始終。自二至

五則居中而正爲用事之位。玩辭者擬其初。竟其終。參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備。此學易之法也。然象者括始終以立體。而爻則其趨時之物而已。故知者觀彖辭而爻義已大半得。此又學易之要也。又舉中四爻而申之。以見凡當位用事。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非初上無位。而或在功過之外者比也。聖人所謂明憂患與故者。於此尤諄諄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集說

項氏安世曰。言

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傳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

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集說

陸氏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

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孔氏穎達曰。三才之道。既有變化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張子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項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

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李氏簡曰。一則無變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倣也。言六畫能倣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生焉。○汪氏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吉凶於是而生矣。○何氏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爲吉。卦情若慝。反以當位爲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吳氏曰。慎曰。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不以位論。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本義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集說

張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

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高氏攀龍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趙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卽是辭危處。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與其道甚大。道字正相應。○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案此上二章申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所謂變者生於三才之道以兩而行交合相濟迭用不窮也寫之於易則以其兩相交也而名爲爻所處之位不同也而名爲物所以處是位者又相錯也而名爲文相錯則有當有否而吉凶於此生大業於此起矣故曰功業見乎變雖然上古之聖以是濟民用焉而辭未備也文王當殷商之衰忘已之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者無非欲人戰戰兢兢免於咎而趨於平也是所以身立教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上心如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本義

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

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
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集說**孔氏穎達曰。乾之德
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爲險。故行易以知
險也。坤之德。行恆爲簡靜。不有繁亂。以此之故。知阻之
所興。若不簡。則爲阻難。故行簡以知阻也。○蘇氏軾曰。
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
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
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張子曰。簡易然後知
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朱子語類云。
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
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項氏安世曰。易與險
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
唯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機。○李氏簡曰。兩險
相疑。兩阻相持。則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

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為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恆。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恆。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順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亶亶者。

本義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亶亶。

集說

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朱氏震曰。簡易者我心

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無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無研乎。○朱子語類云。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這事業。○張氏栻曰。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谷氏家杰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二能字。應下成能之能。見此理。人人具有。唯聖人能說能研耳。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

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集說

蘇氏軾曰。言易簡者。無不知也。

○朱子語類問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何氏楷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迪人於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本義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集說

朱子語類

云。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胡氏炳文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蔡氏清曰。凡卜筮問易者。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

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集說

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

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

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集說

崔氏憬曰：遠謂應與不

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項氏安世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

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吳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僞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已。○蔡氏清曰。愛惡相攻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吉凶以情遷。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裹分情相得不相兩句亦解。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裹分情相得不相

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偽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併解愛惡相攻兩句。

案此條諸說相參。極詳密矣。然尚有須補備者。諸說皆以近爲相比之爻。於易例未盡。應爻雖遠。然旣謂之應。地雖遠而情則近也。先儒蓋因上章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故必以相比爲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則有遠近之別。此就六爻而統論之。則比與應皆近也。觀蒙之六四曰獨遠實也。以其比應皆陰也。如雖無比而有應。亦不得謂之遠實矣。故易於應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類者。皆親近之稱也。遠近相取。須分無比應者爲遠。有比應者爲近。乃爲完備。○易之情。其有遠近者。固從爻位而生。若愛惡情偽。則從何

處生來。須知易爻吉凶。皆在時位德三字上取。時隨卦義而變。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則隔。比之時則和。訟之時則爭。是愛惡相攻者。由於時也。位逐六爻而異。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內比外比。觀之觀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遠近相取者。由於位也。德由剛柔當否而別。德別則有情偽矣。如同人五之號眺。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偽相感者。由於德也。時有消息盈虛之變。位有貴賤上下之異。德有剛柔善惡之別。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發動。皆因彼已之交而起。所謂彼已之交者。比也。應也。非因比應。則無所謂相攻也。無所謂相取也。無所謂相感也。所謂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應言之。故下獨舉近而不相得以見例。近而相得。相愛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遠。則雖惡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雖偽而不與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

而遠則雖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雖有情而無以相感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以近相取以偽相感。人事之險阻備矣。大者則凶極其惡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敵剛是也。次者則害防其偽之端者也。兌之介疾孚剝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如豫萃之三。雖以近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險知阻。故特舉此條以見例。餘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觀易者須先知時位德比應五字。又須知時位德之當否。皆於比應上發動。其義莫備於此章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
屈。

後月夕抄
卷五

本義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第十二章。

集說

王氏申子曰。歉於中者必愧於外。故將叛者其辭慙。

疑於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於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伎。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無所主。故其辭屈。○吳氏澄曰。此篇之首泛言辭變象占四道。而末句歸重於辭。且以本於聖人之情。至此卒章凡三節。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彖爻之辭。末又本於易之情。以終繫辭之傳。蓋唯聖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繫易之辭也。是為一篇始終之脉絡云。○張氏振淵曰。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

案此章亦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易簡即上下傳首章所謂乾坤之理。而聖人體之以立極者。故此即以乾坤為聖人之名稱。見易道之本。聖心所自具也。易與險反。故知險簡與阻反。故知阻。以是說諸心。即以是研

四十五

諸慮。凡天下所謂吉凶。亶亶者。固已豫定。取成於聖人之心矣。於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爲。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來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濟也。爻象動乎內者。以象告。吉凶見乎外者。以情言。功業見乎變者。以利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以情遷。時有順逆而愛惡生焉。位有離合而遠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僞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爲易之情。聖人從而發揮之。則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幾審。此卽聖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謂有憂患者。其辭危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